

# 祸害百姓的“唐宋老龙”今何在？

王景曜



在江西德兴市、乐平市，江西铜业集团下属的多家矿业企业，多年将工业废水排入当地的“母亲河”

乐安河，祸及下游数十万群众。但矿业企业和乐平市环保部门却称：德兴早在唐宋年间就有采铜历史，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是古代遗弃的采矿通道形成的“老龙废水”，现代企业不应代历史受过。(12月8日《东方早报》)

乐安河流域多年处于遭受严重污染的境况之中，是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出自官方渠道的调查报告白纸黑字，触目惊心。冤有头债有主，污染总得有出处。人命关天的大事，挖出制造污染的元凶，比挖再多的金银铜铁都重要。

涉嫌责任方江西铜业为了证明自己无辜，可谓煞费苦心，双管齐下：一手竭力表白自己完全实现了达标排放，另一手又抛出玄妙莫测的“老龙废水”说。其实，即便说得跟真的似的，我们都不会太

在意。

相比之下，我们有理由更在乎环保部门的态度。乐安河这只“碗”究竟是不是江西铜业打碎的，我们没看见，但环保局不仅应该看见，还必须看得一清二楚，否则就难辞其咎。历史上曾经没有环保局，后来有了，顾名思义，就是行使看护环境的职能。哪里有破坏，哪里就该有战斗，这才是本质意义上的环保大业。然而在乐平市，我们看到的却是又一个似曾相识的版本：环境破坏与环境保护亲如鱼水。

“老龙废水”说从身为上市公司的企业巨头嘴里出来，更像是为一个缺乏公共责任的“老油条”平添几分诙谐，但是当地环保部门也这么认为，就成立场问题。我们根本无暇玩味如此精准的“对口型”，而是迫切想获得答案：唐宋千年以来的“烂摊子”果真还在造孽吗？并高达6000多万吨，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和有毒非金属且它的危害程度足以导致每年的废水排放总量污染物种类多达20余

种？这条传说中的“老龙”还看得见、摸得着吗？

桥归桥，路归路。历史犹如一只猫，也不会开口说话。我们无意“让现代企业代历史受过”，但我们当然接受不了拿历史作“挡箭牌”。值得注意的是，江西铜业一方面试图撇清自己与历史的关系，另一方面却又靠“历史”受益。迄今为止，他们每年向当地政府缴纳区区18万元赔偿金，依据的竟是环保部门1991年对河流污染调查的结果。相比唐宋千年，20年当然弹指一挥间，但它的确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在这样一个做大做强的历史进程中，江西铜业的产能不知已经翻了几个跟头！

虽说微不足道，但每年定额缴纳赔偿金额，起码不能解释所谓的“完全达标排放”。赔偿金的去向更存有深义，因为，那些切身受害的当地百姓连一个子儿也没得到。钱一旦用错了地方，就会成为另类“污染”。而遭到“污染”的环保职能，沦为保护伞也就不足为奇。

锐评 Rui ping

## “北上广”民调 敲响中产危机警钟

金戈

12月7日，广东省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北上广个人生活感受”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居民生活感受呈现两极化特征，高收入精英群体满意度明显高于草根基层。而将受访者分为体制内、体制外两大类的调查也表明，体制内人员，即党政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对于生活满意度，也要高于其他职业人群。(12月8日《新京报》)

广东省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北上广个人生活感受”调查中所言，平均收入水平高于体制内人员的“自谋事业者”和“外企就职者”，表现出对未来的忧虑，“社会福利和保障”满意度，仅分别为26%、23%。体制内人员即党政事业单位的“公职就职者”的“个人住房”、“看病就医、学习就业”等6项指标的“满意度”，均高于其他职业人群。而调查报告中表明“自谋事业者”和“外企就职者”正是中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产阶层被视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看起来比较高的收入依旧难以掩盖现实压力。当中产们在城市里购买商品，过上了他们父辈没有享受过的生活时，他们不免要为高昂的房贷计算着每月的花销；当中产们享受到汽车的便利时，也要疲于为年年创新高的油价买单。当中产们在教育上投入重金，自以为占据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想当然地收获丰收果实时，体制内的“萝卜招聘”让他们的笑脸冷了下来……正如调查报告中所言：占人口比例最多的中等收入阶层，虽然总体有着良好的生活感受，但离高收入阶层远一些，距低收入阶层近一些。中国的中产阶级一出生就是不健全的。

社会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体制内做大，中产萎靡，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呢？体制内与外，关乎两种理念的碰撞，是选择传统中国的“以吏为师”型社会还是青睐于新兴的市民社会？到底哪一种社会形态更合乎现代国家的需要呢？这份调查报告如当头棒喝，让人警醒，笔者也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非常道 feichangdao

老报人说 laobaorenshuo

## 闲话“被平均”

宜人

“你们媒体算老几？关你们什么鸟事？当记者提醒教育局已协调过此事时，此人更是牛气冲天：教育局算个鸟！”

——深圳龙岗区金稻田学校的两位小学生打架，10岁的小邱被同学划伤左眼球。小邱在转到广州治疗后，因需要较大数额的治疗费用，学校和对方家长程某(为金稻田学校教师)玩起踢皮球游戏。为此，记者联系学校，对方却极其粗俗地盘问记者。

“我们其实也不在乎这些，那不过是艺术品而已。我们学校有多少尊雕像呢，很多，五六十尊，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对学院做出贡献的人，都有。”

——12月7日消息，网友日前在陕西一论坛发帖，曝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用女嫖和雅典娜的身体，加上校董的脸，塑成“雷人”雕像。针对此事，记者采访到了学院办公室的主任李建忠。他表示，这只不过是艺术品而已，他们不在乎这些相关的议论。

坊间流传这样一则笑话，说张三有住房10平方米，他的邻居李四原先没有住房，后来购下100平方米。把他们两人的住房面积加在一起再除以二，转眼间，张三的住房面积增加了45平方米。

据说媒体上有个新名词叫“被平均”。什么是“被平均”？上面说的这个故事便是最好的诠释。

虽说这是个笑话，然而现实生活中，这种“被平均”的事儿真的不鲜见。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据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平均”。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据国家统

计部门调查，去年沿海某大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另一个沿海城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而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这就不难理解，老百姓为什么常常不满这种“被平均”，说白了，这只是一种“障眼法”，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写到这里，不免想起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在统计学里，平均值是一个重要概念。平均值的运用应当力求反映事物的本质。比如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这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但是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拿我们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人口，这个平均值在世界上只能排在百位上下。有些人总是喜欢津津乐道那个“世界第二”，至于人均位列百位，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或少说。这也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 你有闲置的棉衣棉裤吗？格力帮你进行“爱心传递” 温暖你的不仅有空调，还有棉衣

这几天的合肥，阴雨绵绵，气温也急剧下降，人们纷纷将柜子里臃肿的冬装收拾出来，可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个角落，也许正有一些人穿着破烂的薄衣服，甚至光着脚丫在瑟瑟发抖。

冬天里怎样才能让自己更温暖？格力告诉你，让你感觉丝丝暖意的不光是空调，还有那些关心你的人和过冬的衣物。从上周开始，“公益”格力发出倡议，把家里多余的棉衣、棉裤等捐出来，帮助困难儿童和贫困家庭送去温暖。沈娟娟/文

### 闲置棉衣，格力热心收集

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门店里，从上周开始，他们不仅是销售格力的店面，更是收集棉衣棉裤的捐赠台。

“利用我们分布广泛的专卖店，让热心市民一出门就能方便地捐赠衣物。”格力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捐赠衣物的倡议一发出，就有很多市民拨打2666666咨询，想在寒冷的冬天送去一份温暖。而他也提醒，冬天很冷，希望市民捐赠的衣物要干净整洁，

### 热心公益，格力一路走来

处，这就是“乐善格力，公益安徽--20万中低收入家庭爱心扶助行动”。

那次活动，进城农民工、下岗职工、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刚毕业大学生……都成为格力的帮扶对象。

而时隔3个月，格力又迈出了公益事业

无污渍无异味(内衣等贴身穿戴的衣物，我们将不予收取，希望你能理解)，可以在格力专卖店留下联系方式，标注清楚适合多大年龄人群所穿等信息。

众人拾柴火焰高，格力还组织员工和呼吁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义工、志愿者等群体，加入到这项意义深远的活动中来，每隔一段时间，格力还会走进社区，到市民的身边收集捐赠衣服。

的步伐，将温暖送给困难学子、儿童和贫苦家庭。

再将时光倒回去，2010年，安徽格力向合肥市某图书馆捐赠空调；2011年，出资40万在长丰县捐建希望小学……无论是珠海格力总部，还是安徽格力，都非常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卓昱摄

积极投身到各类社会公益事务中。

2011年9月3日，“2011中国企业500强”名单公布，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年销售收入608亿元位列500强137位，而与此同时，作为利润微薄的中国制造业，格力已累计公益捐赠超1亿元。

公益，是安徽格力一直坚持的理念。

今年9月，在全省范围内，安徽盛世欣兴格力开展了一次旨在关爱和扶助的爱心空调限量发售活动：拿出年度销售任务的10%约20万套空调，以超低价补贴价发售，真正帮助广大中低收入家庭解决冬天冷夏天热的难